

金文最

第一函
第八册

金文最卷九目錄

奏疏

條陳八事疏

貞祐四年

見文雅

陳規

請擇將相招脅從止搜括求直言疏

貞祐二年

見文雅

請除職官決杖疏

貞祐二年

見文雅

許古

諫伐宋疏

興定元年

見文雅

許古

言簡卒理財疏

見文雅

楊雲翼

諫南伐疏

貞祐時

見文雅

楊雲翼

請增兵以圖戰守疏

興定三年

郭文振

請復置河北行省疏

興定四年

郭文振

尚書省請廢劉豫疏

以上原列卷十七

尚書省請擬定迎待天使儀注疏

天德二年

尚書省覆奏梁肅請立衣服禁約疏

大定十三年

宰臣請興孝弟廉恥疏 明昌四年

有司請定官制疏 天眷二年

覆奏嶽祀疏 大定八年

覆奏立武靈皇帝別廟疏 大定十二年

論雅樂疏 明昌五年 見文雅

言祭服不當用朝服疏 泰和元年

進刪修什一稅法疏 以上原列卷十八

偽齊 馮長甯

金文最卷九目錄

金文最卷九

奏疏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請增兵以圖戰守疏

興定三年

瓜爾賈倫

向者并汾旣破兵入內地臣謂必攻平陽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請兵欲扼其歸路朝廷不以爲然旣而皆如臣所料始敵入河東時郡縣民皆攜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眾卒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歲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陝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久不去居民盡從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吾郡縣未殘者則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爲邊去陝西河南益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臣并將權太原治中郭適祖義軍李天祿等萬餘人就其糧五千石會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刺復

太原臣召遼祖欲號令其眾遼祖不從尋得胡刺報曰嘗問軍數於遼祖但稱天祿等言之未嘗親閱問糧則曰散在數處蓋其情本欲視朝廷以已有兵糧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爲實用也雖然臣已遣提控石蓋吾里忻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頗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絕無精銳恐不能勝乞於河南陝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糧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復也

金史

請復置河北行省疏

興定四年

郭文振

楊子雲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以爲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競以相侵攘雖有內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爲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擅請便宜妄宜誇張以尊大其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陝西行省

總爲節制相去遼遠道路梗塞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憚
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以來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
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令曳刺行報而已所司勞以酒食悅以貨
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姦倖旣行遂至驕恣變故之生何所不有
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爲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徧詣訪察
庶知所在利害之實伏見澤潞等處芻糧猶廣人民猶眾地多險
阻乞選重臣復置分省皆聽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
日重姦惡不萌矣

金史
以上原列卷十七

尙書省請廢劉豫疏

天會十五年

自趙氏北遷後準元帥府申請以大河爲界河外別擇賢人使爲
民主施此厚恩庶其知報協力兩獲安便早致成平以此準申建
立張楚無何旋爲彼人所廢王師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
前議冊立劉豫建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於隨路分
置兵馬至今八年載念上國大事已來遠戍兼齊國有違元議闕

乏軍需比年以來益漸減省遂致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各
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力既不齊爲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
誤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尙不能
安民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眾茲實有乖從
初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
國耗乏之端相度從初所申實爲過舉旣知其非豈可不改置曷
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流霜露所沾孰不歸附今臣
等議欲定一民心變廢齊國不準國家舊疆今於普天之下盡行
撫綏是爲良便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尙書省請擬定迎待天使儀注疏

天德二年

古者王人傳命於諸侯諸侯跽聞聽王命而跽非跽於使人也周
王遣使賜齊桓公胙曰伯舅耄無下拜桓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小白敢不下拜登受爲天子所賜下拜非拜使者也歷考載籍皆
無人臣正坐受拜之禮按開元故事遣使宣勞賜會使者將至刺

史出城迎於一里外相去九十步刺史路左下馬使者亦下馬稍進使者命刺史上馬乃俱行焉其至所居若未宣制書則使者南向立於制書案側稱有制刺史以下皆北面再拜宣制訖又再拜皆爲拜制書非拜人也及設會就席則使者席在東西向刺史及應升階者升就席屬官在庭中則文東武西以上下班序點之則刺史坐席在西東向可知宋時所在州府有傳宣官到應受命者郊迎大率如開元禮惟所居庭中設制書案香案望闕褥位傳宣褥位受宣官望闕拜傳宣官側立傳詔授既畢相揖升階全用客禮遼時迎待天使之儀天使正坐受拜受酒略不起避頗似御筵進酒非人臣所可當況古者大臣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彼遼制乃令小臣坐受大臣拜非古者別嫌疑定尊卑比肩事主尊無二上之義兼撿尋古制君有賜於臣如飲食藥餌果實之屬止令小臣持往則不爲專使故謂之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見於孟子惟賜胙乃有專使者是爲祭祀重禮均福之意以此參酌古今

擬定其儀 大金集禮

尙書省覆奏梁肅請立衣服禁約疏 大定十三年

吏部尙書梁肅議民間錢難蓋由風俗奢華所致今則吏卒屠販奴僕之賤各衣羅紈綺繡服帶金魚以致錢貨盡入富商大賈及兼併之家擬乞嚴行禁約明定服色自然民有餘財送禮部勘當到除制條內已有立定禁約之物其餘服用之物若擬立定隨色等第別行禁斷見得繁碎難行本部所見止合仍舊臣等商量自國家有天下到今凡法度皆緣民情中間恐風俗僭侈遂以車輿傘蓋明金衣服金花鞍轡玉較且鞦韆各限品級以至純黃帳幕陳設銀褐油子雨衣及應用諸物上有龍文者皆有禁斷條理行之已久愚民不曉尙有違犯若準所言將屠販奴僕等衣著服帶之類更行創立等第恐所禁繁細徒生詞訟若只依舊似爲長便

大金集禮

宰臣請興孝弟廉恥疏

明昌四年

近言事者謂方今孝弟廉恥道闕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諭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滑之徒雖有臧污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廉恥所以喪也若諭有司察舉官吏必審眞僞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覬覦非道求進者加之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恥可興矣

金史

有司請定官制疏

天眷二年

竊以設官分職創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也在昔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佚官無常守事與言戾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逮聖人之作也剗弊拔失乘時變通政治之具然後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略文物度數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

德暢洽萬里同風聰明自用不凝於物始下明詔建官正名欲垂
範於將來以爲民極聖謨宏遠可舉而行克成厥終正在今日伏
惟皇帝陛下天性孝德欽奉先猷爰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
當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覈選舉其法號爲精密尙慮拘牽故遠
自開元所記降及遼宋之傳參用講求有便於今者不必泥古取
正於法者亦無徇習今先定到官號品秩職守上進御府以塵乙
覽恭候聖斷曲加釐定言順事成名賓實舉興化革民於是乎在
凡新書未載並乞姑仍舊貫徐用討論繼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
講究不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儻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頒降施行

松漠紀聞參北盟會編

覆奏嶽祀疏

大定八年

近來敕旨南京五嶽自合仍舊今五嶽合如何檢討到尙書舜典
望於山川疏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
嶽嵩山爲中嶽又周禮大宗伯祭五嶽注云泰山東嶽衡山南嶽

華山西嶽恆山北嶽嵩山中嶽疏該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權立吳嶽爲西嶽蓋非常法以東都爲定故爾雅載華山爲西嶽又詩崧高疏或以爲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若必據己所都以定方岳則五嶽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己所在改嶽祀乎又秦漢隋唐皆都長安五嶽並在東方禮部學士院太常寺公共參詳自三皇以來五嶽皆有定名周都雍州雖曾權立吳嶽爲西嶽蓋非常法又詩崧高疏已有如此定議以上典故其五嶽依舊是爲相應

大金集禮

覆奏立武靈皇帝別廟疏

大定十二年

檢照到大定二年元擬建廟事引唐會要開元四年用太常卿姜皎議以中宗無後出爲別廟今武靈皇帝別無後嗣與唐中宗事體一同合依前項典故已奏定立別廟今再檢到唐會要中宗初祔太廟至開元四年因議睿宗升祔而太廟止七室當時以中宗

無後出置別廟而祔睿宗至開元十年添置九室中宗尋復後升祔據此則中宗始終皆祔廟來又按晉書諸儒議謂惠懷及愍宜別立廟今考晉禮志三帝皆祔太廟則惠懷愍雖無後竟不用別廟之議也兼唐莊宗亦無後嗣明宗時升祔於太廟若依此典故武靈皇帝亦合升祔然中宗之祔廟始則有虛室終則添爲九室晉惠懷之祔廟係遷豫章潁川二廟唐莊宗之升祔係祔懿宗一室今太廟之制除祔廟外係七世十一室已有定數如或升祔武靈皇帝卽須別祔一廟緣唐書引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伏覩太廟世次自睿宗皇帝上至始祖皇帝係是七世別無可祔之廟若添置廟室則晉書云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東晉與唐皆用此議增至十一室兼晉成帝之後唐帝承統以兄弟一室故不遷遠廟而增室以祔成帝始有十一室唐會昌六年以敬文武三宗同爲一代於太廟東閒添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今太廟已

是十一室如用不拘常數之說雖增至十二室亦可也然廟制已定更議增展其事至重據五代會要周世宗顯德六年將祔太祖神主博士聶崇義奏殿室闕少若是添修並須移動神門及角樓宮牆等不惟重勞兼恐未便欲請將夾室安排位次遂遞遷諸室奉安太祖於夾室今來若依唐會昌之制於東邊增展卽須動移神門太階諸祔室並須動移別行安置若依此更改升祔又緣與睿宗皇帝祔室上下昭穆位次恐有更易按春秋文公三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穀梁傳曰躋升也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范甯注云僖公閔公兄也故文公升僖公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又按晉書元帝於愍帝爲叔然於愍帝嘗北面稱臣故元帝神位在愍帝之下後當大禘王導與荀崧議昭穆之位王導謂愍帝君位永固無復暫還子位之理且廟尙居上祀安得居下若暫下是逆祀也又後漢祭祀志云父爲昭南向子爲穆

北向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今若武靈皇帝升祔太廟增廣作
十二室若依春秋尊尊典故武靈皇帝祔室當在第十一室遇禘
祫合食依孫從王父典故當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合稱宗緣
前來已升祔睿宗皇帝在第十一室及累遇祫享睿宗皇帝在穆
位與太宗皇帝昭位相對若更改祔室及昭穆位次非有司所敢
輕議兼按唐禮官元議中宗爲別廟時謂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
而上承於元帝中宗無後請同漢之成帝出爲別廟自漢有之今
按後漢書光武繼體元帝於孝成爲兄弟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
廟帝親奉祠成帝以下祠於長安有司攝事見得係祭於別廟亦
有此典故伏取聖裁

大金集禮

言祭服不當用朝服疏

泰和元年

祭服所以接神朝服所以事君雖歷代損益不同然未嘗不有分
別是以袞冕十二旒元衣纁裳備十二章天子之祭服也通天冠
絳紗袍紅羅裳天子之視朝服也臣下之服則用青衣朱裳以祭

朱衣朱裳以朝國朝惟天子備袞冕通天冠二等之服今羣臣但有朝服而祭服尙闕每有祀事但以朝服從事實於典禮未當請依漢唐故事祭服冕旒畫章然君冕服雖章數各殊而俱飾龍名袞而唐孫茂道已有尊卑相亂之論然三公法服有龍恐涉於僭國初禮官亦嘗駁議乞參酌古今改置祭服其冠則如朝冠而但去其貂蟬豎筆其服用青衣朱裳白襪朱履非攝事者則用朝服庶幾少有差別

金史

進刪修什一稅法疏

偽齊

馮長甯

臣等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刪修什一稅法令檢點前後指揮削去繁冗類成條式共三十一件并隨有稅法申明二十二件竊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以此見三代皆行什一之法又無若助之善者周之亂已不能

守法秦漢而下隨時更變其閒雖或輕於什一而取稅然更賦之數其目亦繁弊亦隨生所以仲長統極言其陋今通肥磽之地率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閒有數年之儲不循古法視爲輕稅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災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惟唐租庸調法號爲近古貞觀之際行之甚備而其後稍紛更之卒變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爲定規名曰兩稅陸贄常言兩稅新制耗竭編氓日日滋甚當時行之未久而其弊已如此迨宋之季世遂爲民之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負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落稅數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俛首聽之閒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攤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掊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撿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